



○丹佛 女儿是件小棉袄

刘宁生 1955年生于南京,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,后留学美国,从事IT工作,现定居科罗拉多州丹佛市。

二十年前的一个父亲节,女儿寄来一件印着汉字“世界上最好的爸爸”的T恤衫,说是在网站上定制的。我除了跟她一道进山旅游穿过一次,平时真不好意思顶着胸前直白的八个大字满世界转悠。

三年前的父亲节,收到女儿寄来的一件T恤和一件带帽的球衫。那次没印“爸爸”或Dad。T恤衫印着 AWESOME LIKE MY DAUGHTER, 直译便是

是“像我女儿一样棒”。球衫上印着 I DON' T NEED GOOGLE, MY DAUGHTER KNOWS EVERYTHING, 意译就是“我用不着谷歌,有事儿问女儿”。外出购物办事,经常被路人称赞并热情评论。有一次我没有留意到对方的赞誉,竟被对方追上十几步,从后面拍着肩膀告诉我:我很喜欢你的球衫,弄得我很愧疚。另一次在Costco排队付款,



一对年轻白人夫妇注意到我球衫上的字。女士兴奋地对我说,她一定要模仿这个定制一件,印上:我用不着谷歌有事问老公。我说:“反了。”她蒙住了,她丈夫笑得竟忘了刷卡付钱。

直到前不久,我还跟女儿聊到那两件衣服的社会效应,她很得意,经常都是我幽她一默。

今年生日收到一个盒子,沉重,打开后是件浴袍。看说明才知道,是一种有减压功能的浴袍,自重14磅。经历一天工作生活压力,沐浴后用浴袍裹着身体,圈在沙发里,如同在紧张或惊慌中被亲人拥着,身体和精神就放松了。我很费了一番周折才穿上身,感觉地球引力增加十倍。女儿听完我的穿后感,用一个拉长音的 Dad,表示我Out了。减压浴袍的工作原理是,身体被外在的压力裹挟着,人就放松了。我

总觉得逻辑上哪儿有问题,答应她再慢慢体会。并告诉她,上个圣诞节礼物充电加热背心还没机会穿呢。

父亲节前收到Uncommon Goods的快递,就知道应该又是女儿寄来的礼物。Uncommon Goods暂且译作“稀罕物件儿”,是1999年起家的网购公司,卖一些意义大于功用的礼品。价格是按创意而不是功用确定的,自然小众。

包裹里是一件黑色T恤和一只黑色咖啡杯,都印着 COOL DAD,很流行的词。这两个字还真不好译。“酷爸”还是“酷爹”?汉字“酷”在对应英语Cool之前,除了“酷刑”,还有“酷吏”和“酷政”。《说文解字》“酷,酒味厚也”。现代人说男人是一杯酒。

Cool在美国使用频率极高,但并非用于本义的“凉”。由

本义引申的“冷俊”或“帅”,被汉译为“酷”大概是近几十年的事。美国人日常对话中的应答语 Cool,基本可以与 Nice 或 Neat 互换,表示赞同。Cool Dad 中的 Cool 便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延伸。

于是,市面上就有了印着 Cool Dad 的各种父亲节礼品。

我决定给自己来一杯。滚烫的咖啡由制机滴入杯内,感温材料制成的咖啡杯,外部递进由下向上从黑色变为偏红的咖啡色。杯满,杯体赫然显出两个红字:Hot Dad。Hot Dad 同样不好翻译。这些年华语世界倾向于用“火”来对应英语的 Hot。硬译就是“火爸”或“火爹”。

若不讲信达雅,也能传神:父亲是冷的,父亲也是热的。歌颂父亲的文章都是这两层意思。身为父亲则多一层体会,女儿是件小棉袄。



葱花薄荷 毕业于南京大学,留学墨尔本并曾长期旅居。因想为女儿留下“万卷书”和“万里路”的印迹,遂用理科生的思维写感性的字,用汉语的美写世界的篇章。

○珀斯 南半球的夏天

小时候对于圣诞节的记忆就是和白雪皑皑绑定在一起。只有壁炉火光映着窗外落雪,圣诞老人的红棉袄才显得合时宜。可是当我站在南半球的



盛夏里,看着眼前的圣诞节活动,穿红T恤的圣诞老人只戴一顶绒线帽就已经满头大汗,连麋鹿玩偶都像是被晒得耷拉着耳朵,总觉得有些时空错位。这种南北半球的反差,让澳洲的圣诞活动很出戏,我也始终难以全然共情。

相比之下,珀斯独有的“夏日街头派对”,才是真正扎根南半球夏天的狂欢。作为小城里为数不多的大型户外活动之一,每年在11月的某个周末,阿尔巴尼公路旁的维多利亚公园就会被欢笑和烟火气填满,阳光把草坪晒得暖暖的,风里混着热狗的焦香、手工果酱的酸甜,还有孩子们清脆爽朗的嬉闹声,再加上手

作饰品摊位传来的叮当声,这才是南半球夏天该有的模样。

派对的出发点是促进社区连结,所以自带免费开放的设定和全年龄段都适宜的欢乐氛围,非常适合一家人参与。沿着公园步道缓慢前行,色彩斑斓的集市摊位一字排开,摊主多是本地居民,老渔民展示了弗里曼特尔渔港上的新鲜生蚝和青柠汁的海味,年轻女孩递给路人试吃琥珀色的芒果酱,原住民匠人摊位前,有制作精美的彩绘手鼓,当然,如果不买东西,他们也乐意聊聊手鼓上图腾的故事。

在几个露天舞台上,本地乐队弹唱着民谣,吉他旋律随风传遍整个现场,不少路人自发地跟着

着节拍摇摆。最受欢迎的是那些能让人放下拘谨的互动项目,面部彩绘摊前,孩子们踮起脚趴在桌沿,挑选喜欢的图案,不多时,脸上纷纷出现蝴蝶翅膀、恐龙鳞片,跑起来像一群灵动的小兽;充气城堡里,尖叫声和笑声此起彼伏,和远处的民谣声汇成快乐交响。

对于我们一家人而言,泡沫派对才是跨城奔赴的理由。巨大的泡沫机不断喷涌着绵密的白色泡沫,很快就堆积成一池柔软的雪海,和北半球的冬天遥相呼应,大人小孩纷纷赤脚踩进去,抬手一挥,就扬起漫天纷飞的“雪花”。不分年龄、不分身份,大家共聚在一池蓬松的泡沫里,孩

子们追逐打闹,有了快乐,大人卸下压力,重拾久违的童趣。夏天的燥热和生活的忙碌,都能在泡沫海里被消解。

我们曾连着两年都参加了这场派对,可惜今年因故缺席,直到看到朋友们在刚刚过去的派对上发的照片,瞬间被拉回到那个泡沫纷飞的下午,心情也跟着舒畅了起来,大概是因为它让我在忙碌中又重新捡拾到另一种快乐吧。

南半球的夏天才刚刚拉开序幕,而我只能期待明年的重逢,期待能和女儿们一起再踏进泡沫海里,期待在漫天欢笑里,触碰这座小城最滚烫、最鲜活的生命力。



贺震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

○无锡 “鼋小鸥”的天堂

太湖绝佳处,毕竟在鼋头。对于太湖第一名胜鼋头渚,我并不陌生。不过,我对鼋头渚的美好记忆一直定格为春天樱花盛开时的情景,从不曾想过在寒风凛冽万木萧疏的冬天,鼋头渚会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景色。

大巴抵达太湖鼋头渚景区时,已近薄暮时分。在码头随着长长候船队伍缓缓向前移动的当儿,朋友递给我一大块面



包,我摆手谢绝。“这是无盐面包,一会儿喂鸟用。”我原以为朋友是怕我饿,让我垫垫肚子的。

马达轰响起来,游船挣脱栈桥朝着湖中仙岛驶去。湖面渐渐开阔,夕阳将湖面染成一片暖色的橘子海。忽然,有清亮的鸟鸣穿透马达的轰鸣传入我的耳畔,紧接着,白色的鸟儿像一把把闪亮的银梭,追随游船飞来,继而绕着游船鸣叫、飞翔。这鸟儿不是几只几十只,而是成百上千只,无数洁白的翅膀,在将暮未暮的天光里翻飞闪烁,仿佛湖面上蓦地腾起一片流动的白云。

在游人的交谈中,我得知这是一种来自西伯利亚的候鸟——红嘴鸥。鸟儿飞得近时,我看到鸟的嘴部和双腿呈橘红色,全身则洁白如雪。称作红嘴鸥,真是名副其实。

漫天盘旋的红嘴鸥,在橘红色夕阳下的剪影,如一幅幅不停变幻的图画,美得令人窒息。

游船劈浪前行,群鸟伴船而舞。游人纷纷抢占船舷两侧的有利位置,齐刷刷地举起手机或相机,或拍照或录像。我赶紧在游船左舷站牢,手持面包尽力伸向湖面,以方便鸟儿啄食。但船行半途,我手臂举酸了,却无一只鸟儿来抢食。“难道红嘴鸥都不饿?!”我有些疑惑地离开左侧船舷,来到右侧船舷。这时,我看到有人将面包掰成小块向空中一抛,便会有一只红嘴鸥精准地接食而去。我学着别人的做法,将面包掰成小块轻轻抛向湖面,面包块刚一脱手,便会有红嘴鸥闪电一般俯冲而来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面包稳稳叼走。整个过程,仿佛特技演员的精彩表

演。鸟儿好似经过特别训练,既不会有两只鸟儿为抢夺同一块面包撞在一起,也不会因无鸟接食而致面包块掉落水面。不多会儿,一大块面包便被分食一空。

游船抵达太湖仙岛后,红嘴鸥纷纷飞回码头,仿佛在为游客们送行。游船重新启程,红嘴鸥便又重新开始它们的表演,场面依旧热闹非凡。

无锡地处东亚——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的中段。多年来,每逢秋末冬初,便会有数千只红嘴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抵鼋头渚,以丰富的鱼虾资源作为漫长迁徙途中的补给,然后飞往更南的南方越冬。时间倒回几十年前,红嘴鸥在鼋头渚只是匆匆过客。大约十五年前,一些敏锐的摄影爱好者和景区工作人员发现,只要做些投喂,聪明的

鸟儿就不再继续南迁,而把鼋头渚作为越冬宝地。后来,试探性的投喂变成了固定节目,留在鼋头渚越冬的红嘴鸥数量也逐年增加,从最初零星的几百只发展到现在的成千上万只。为方便游客观鸟而不扰鸟,景区在最佳观鸟点设置了护栏,安排售卖专供投喂的无害鸟食。

如今,每当寒风轻拂太湖水面,这些西伯利亚永不失约的“空中特技演员”便会如约而至,在鼋头渚开启它们为期数月的温暖栖居,尽情表演空中杂技与水上芭蕾,演绎鼋头渚冬日里最动人的风景。

红嘴鸥是大自然赠与无锡的冬日礼物,无锡人爱鸟护鸟,往往称红嘴鸥为“我们的鼋小鸥”。鼋小鸥,好一个亲切的名字;鼋头渚,好一个鼋小鸥的天堂。